

永远的荀斋——《香港国宝回归记》访谈纪实

□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22年底，疫情正在肆虐，收到馆办转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函，函中称《国家记忆》拟制作系列节目《香港国宝回归记》，希望拍摄五十年代起郑振铎等前辈历经艰辛促使国宝回归祖国的故事。因为我亲历了2004年陈清华旧藏回归祖国的事，所以希望就陈清华第三批旧藏回归并入藏国家图书馆的事情做采访。陈清华旧藏在郑振铎、徐伯郊等前辈努力下，在中央政府特别是周总理亲切关怀下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往事至今在古籍人心中依然是神话、是传奇，是值得永远纪念的，所以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2023年2月，栏目组开始采访录制。采访前的几日，忙里偷闲翻阅2004年6月份以后的工作日记，第三批陈清华藏书入馆以及陈清华哲嗣国琅先生到馆看书的种种经历如在目前。也正是在镜头前深情回忆接待国琅先生来馆参观展览时，忽闻先生去年底竟已在美国辞世，不禁一阵难过。当时便电话联系相关人员，组织撰写纪念文章，在古籍馆主办的《文津流觞》上设立纪念专栏。

采访结束后，我在采访提纲的框架下做一个回忆整理，聊作对国琅先生的缅怀，更是对六十年间国家重视海外流散文物寻访，支持前辈文物人、古籍人促成海外古籍回归的纪念。

一、什么样的书籍才能算作是“古籍善本”？陈清华所藏的古籍善本有多重要？为什么国家要收购这些藏书呢？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这是《汉文古籍定级标准》（GBT31076.1-2014）中的表述，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下限则划在1949年。

善本最早指缮写精良、校勘无误的书本。汉朝人已经说到，《汉书·河间献王传》有云：“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称：“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

黄永年先生则描述，应该把善本的概念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校勘性善本，主要指张之洞所谓足本、精本，一类称为文物性善本，凡成为文物者都是善本。

在上世纪遵周恩来总理遗愿，当时的版本目录学者们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简称“善本总目”）时明确善本时间划线为乾隆六十年（1795），1795年以后有特殊意义的

可上调至善本。并用“三性九条”描述善本的标准，三性为：1. 历史文物性；2. 学术资料性；3. 艺术代表性。具备其一即可定为善本。

陈清华旧藏分别于1955、1965、2004年入藏国家图书馆，三批共125部（件），均为善本、善拓，绝大部分三性均备，这在过去的藏书家中实属难得。这与陈清华的背景实力密不可分。

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湖南祁阳人。伯克利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1919年回国后就职于多家银行。其妻叶氏爱锦家族亦为财阀。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其收得诸多善本的保障。

陈清华上世纪30年代才开始收藏古籍善本。在以万金购得宋版《荀子》后，拜访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傅先生笑称：“君非以万金得熙宁《荀子》者乎？是可以‘荀’名其斋矣。”陈清华于是便以“荀（郇）斋”作为室名。

陈清华陆续收得韩应陞、袁克文、傅增湘、瞿氏铁琴铜剑楼等知名藏书家的旧藏，藏书数量迅速增长，宋元善本、明清钞校稿本、珍稀善拓，逾五百部，普通善本古籍不计其数。无论是藏书数量还是质量，在江南一带都是首屈一指的，时人将他与天津周叔弢并称“南陈北周”，为民国间两大藏书家。

抗战爆发后，陈清华辞去银行职务，转入学校教授经济思想史。1949年移居香港，并将他藏书最珍贵的一部分随身带到香港。

大约1951年，有传言他将出售藏书且有海外藏家意欲收购。郑振铎先生面对中华古籍流失海外时的慨叹“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当陈氏书一出现，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听说后，便力争将这批珍贵古籍购回。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相一致的。这其中又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1952年底至1953年郑振铎致徐伯郊的信中，多次催促与陈清华洽商购书一事。如郑振铎1952年12月23日的信里说道：“陈澄中的善本……是极重要的东西，必须收得”，1953年3月27日信里又重申：“最重要的是陈澄中的书，务请能设法购到。国内收藏，重要者已仅此一家矣。”（图1）

经众人携手，第一批76部（件）国宝，终于回家。

2004年，亲历1965年陈氏第二批书回归的丁瑜先生回忆道：“十年之后，陈氏郇斋再次售书的消息又传到北京。这时郑振铎局长在文化部副部长任职期间因公殉职。王冶秋继任文物局局长。王对古籍版本也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专家，深知郇斋藏书的品级质量。因此对这批珍籍的流向十分关注。他及时报告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在总理亲自过问下依然请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先生南下接洽收购。赵在五十年代洽购郇斋藏书时，已知陈氏在大陆尚有大量的清刊本及抄校本。因此提出全部收购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经过两年之久，最后只购到香港的旧拓碑帖七种、善本古籍十八种。1965年11月13日下午，这批珍籍运送到北京。”这批书籍碑帖虽仅有二十五种，但多为天壤间之至宝。

幸运的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经历了2004年，陈清华海外遗珍在国家文物征集款的支持下入藏国家图书馆，再续周恩来总理1955年、1965年拨库币从香港购回陈清华藏书的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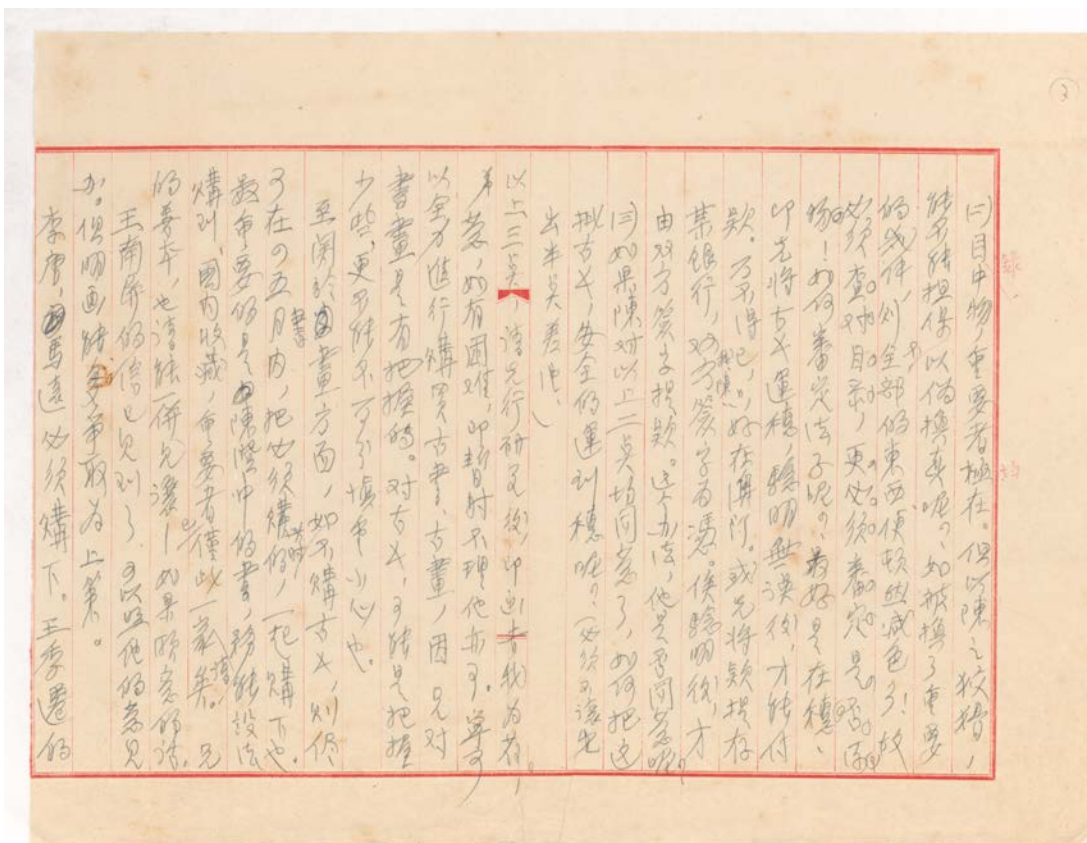


图1 1953年3月27日郑振铎致徐伯郊函

陈清华旧藏中三批入藏国家图书馆者 125 部（件）。这些都是堪称国宝的古籍，在中华文脉的传承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典籍是承载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最主要载体，是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的重要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思维，凝聚了的人文意识。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一批有识之士加工阐释、条编整理古籍，并使之广泛传播承继，正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未曾中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以文字记载历史、用典籍传承文明。典籍不仅承载历史信息，也承载造纸、印刷技术等中国创造。

这次采访我特别做了统计，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评审的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陈氏藏书有 55 部，在 2002 年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中遴选复制影印的有 39 部，其藏书中很多为孤本仅存。如北宋刻书国家图书馆有三部，一部来自荀斋旧藏；11095 册鸿篇巨制的《永乐大典》，目前全世界范围仅有 400 多册，国家图书馆藏 224 册，荀斋第一批回归书中就有四册，蜀刻唐六十家集十二行本，现存世十九部，荀斋旧藏中有六部，还有被誉为无上神品的宋浙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宋刻本《荀子》、蒙古时期刻本《孔氏祖庭广记》《歌诗编》、元书院刻本《梦溪笔谈》，还有十余部为该书最早刻本，校勘价值高。北宋初拓《神策军碑》不仅是柳公权书法的绝品，还记载着温没斯与唐政府的互相支持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证据。

二、当时第二批荀斋藏书收购工作，王冶秋局长为什么会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总理亲自听取汇报有何涵义？

据丁瑜先生《郇斋携港藏书回归知见杂记》，这次陈氏收书，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已经因公殉职。继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也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古籍版本专家，深知荀斋藏书的品级质量，这批虽仅有二十五种，但多为天壤间之至宝，因此对这批珍籍的流向十分关注。那个时间段，正是国家经历了困难时期，经济刚刚起步恢复，经济状况还不好，政治局势也不稳定。周总理一向重视文物工作，在王局长及时报告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请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先生南下接洽收购。

这一批荀斋旧藏有旧拓碑帖七种、善本古籍十八种。碑帖有：宋拓《蜀石经》《二体石经》《东海庙残碑》《佛遗教经》、宋拓残帙《大观帖》和《绉帖》，以及海内外闻名的北宋初拓本《神策军碑》等。

三、第二批荀斋藏书回归后，还特意办了一个内部展览是吗？据说当时这场展览没有开幕词，也没有座谈会，就连展览室的门都一直是关着的，那为什么还要办这样一个展览呢？

据亲历此事的丁瑜先生回忆，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指示下，从香港运回来这批珍贵书帖不久即安排了一次内部展览，邀请有关中央领导和极少数的专业人员参观。地点在北京图书馆三号楼的会议室，室中西侧和室中央摆放几张三屉桌，桌面铺上白布把新购到的碑帖书籍平放在桌上，加上一张说明卡，标出书名、版本。由善本组和金石组指定三个人值班，展览室门一直是关着的。由赵万里主任和左恭副馆长亲自接待来宾。既没有开幕词，也没有座谈会。徐平羽、杨秀峰、吴仲超、郑裘珍、谢国楨、王冶秋、唐弢、丁秀等知名人士都曾光临。下午中央领导也来了，对陈列的碑帖看得尤为仔细，特别是宋拓《蜀石经》（《广政石经》）浏览的时间是最久的。

举办这样一个展览应具有汇报验收的性质。

其后不久周总理调阅了这部宋拓《蜀石经》。当时已经是晚十一时，王冶秋局长、赵万里先生、丁瑜先生将《蜀石经》送到总理处，留阅一段时间后，书完整地归还回来。

四、国家为了收购第二批荀斋藏书花费了多少钱？重金收购的意义是什么？

据赵万里先生之子赵深先生回忆，1965年陈清华藏书购回馆之后的某一天，当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去馆里上班，下班后很晚没有回来，家人很着急。夜里12点后，赵先生坐图书馆的小车回来，显得很兴奋，说今天在中南海紫光阁向周总理介绍了新买的陈清华藏书。赵先生说，当天总理逐书一一看过，边看边议论。赵先生曾对总理谈到书的价格，说花了国家20万元港币，是不是太贵了。总理说，不要紧的！我们去香港演两天戏，这钱就回来了。赵先生平时不对家人谈图书馆的事，这天实在是太激动了。也有另一种说法，是说这批书的花费相当于当年全国大学生一年的伙食费。

在这两批书出现的时候，都有境外的藏家关注，希望收购，国家重金收购避免了国之重器外流，意义不言而喻。

五、关于第三批荀斋藏书的回归，国家图书馆付出了哪些努力？回购过程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2004年3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德）开始联系陈国琅先生，6月3日，善本特藏部的几位一起去嘉德看这批书，去的人除了我以外，还有张志清、赵前、程有庆等。看到这些书，大家都很激动，期待能与前两批荀斋旧藏聚合。

9月9日，这一天是国家图书馆九十五岁华诞，这天馆里邀请傅熹年、丁瑜、李致忠、杨成凯、白化文、安平秋等先生进行专家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这批书宋元本较多，质量很高；其中的一些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名家收藏，流传有绪；名家批校题跋较多，鉴于目前珍本古籍日益难得，建议国家图书馆考虑予以收藏。

国家图书馆随即召开的馆长办公会上决定，据专家意见和陈家藏书渊源，向财政部申请专款，争取陈氏书的入藏。为了争取时间，当时是以任继愈馆长名义致函财政部申请机动款购置，任馆长饱含深情地在信中回忆前两批从香港购回陈清华旧藏的背景，并写道：这是一批珍贵稀见的善本古籍，经过明清和近代多位著名藏书家递藏，流传有绪，建议国家斥资收购，以与国家图书馆所藏陈氏前两批书合为完璧。避免珍贵图书的再次流散，并为中国文化史再续佳话。

财政部决定用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征集款，由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咨询中心）操作，10月16日起，根据咨询中心要求，国家图书馆再次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10月19日，国家图书馆将相关文件送达咨询中心；10月21日咨询中心根据相关程序召集专家鉴定，史树青、白化文、李致忠、宿白等先生出具书面意见，认为目前古籍善本日益稀少，此批流失海外的古籍不宜再散失，应予征集。10月25日咨询中心形成相关文件交至文物局秘书处。

征集的过程惊心动魄，任馆长倾尽心力，各位古籍专家、相关机构积极配合，终于在上拍前的最后时间节点，完备了全部手续。



图2 任继愈先生、张志清、陈红彦等与嘉德公司一行合影

11月2日，陈国琅先生传真致函国家图书馆，他饱含深情地说：陈清华在海外的部分藏书，能回归中国国家图书馆，我深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会很骄傲，认为这是荀斋藏书的最理想的妥善归宿。为避免市场上有可能造成的混乱，陈国琅先生将陈清华的收藏印18枚也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与书一同收藏。

11月8日，我和善本特藏部的几位同事从嘉德古籍部总经理拓晓堂手中取回这23种56册并数十名藏书家题跋的《江山无尽图》1轴等珍贵文献，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

不久，国家图书馆举行简短的交接仪式，在嘉德董事总裁王雁南、总经理寇勤和拓晓堂一行到馆后，任继愈先生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表达对王总团队续写前辈传奇，将陈清华旧藏转与国家图书馆的赞赏和感谢。并与相关人员在书前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被当时参加仪式的同事们珍藏着，时时瞻仰，作为对今天古籍采访保护工作的激励。（图2）

2005年4月18日起，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厅举办“百川归海 泽被万代”展览，展出三批入藏的陈氏藏书，期间陈国琅先生特别回国来现场观看，当时国琅先生满面红光、激动不已的表情，犹在眼前。（图3）



图3 张志清、陈红彦、程有庆接待陈国琅先生参观

六、国家三次努力回购荀斋藏书的意义是什么？

历史上传世之物变卖易主，流失损坏情况时有发生。清末时期政府官员更是腐败无能，不仅无法保护文物，更以多种手段将文物散出，谋取私利。而海外各种势力又对中华文物虎视眈眈，八路军抢救保护《赵城金藏》，以文献保存同志会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与海外势力斗智斗勇的文献保卫战，他们对文献、文物的保护不只是保护国家财产，更是守护国家文化命脉。荀斋藏书由海外回归，一方面，是逐渐强盛的国家，以国家力量保护文化遗产，避免了国宝再次外流的命运，让其免受散乱、破坏之祸，在祖国得到更好的保护、利用、传承。另一方面这些文献、文物收归国有，放在国家图书馆，可以通过提供阅览、展览、复制、整理等方式让民众得以观览、利用。正如国家图书馆的定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

荀斋藏书的回归只是缩影。上世纪50年代，在国家的鼓励和争取之下，出现了私人收藏通过捐赠、转让等方式转入公共收藏单位的热潮，“百川入海，蔚为大观”。

七、荀斋藏书回归后，国图如何保护、运作，最大程度的发挥书籍的作用？

首先是保护好。丁瑜先生曾介绍：“为了收藏保管这批空前集中出现的国宝珍籍，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在1956年调整了善本书库的藏书，将原来善本书库布置的恰如宛委洞府，琅函满架，书香拂面，卷帙盈目。书阁橱柜鳞次栉比，曲折回旋，穿行其中，如入迷宫。1955年新购的荀斋藏书编目后，按序排入善本库中心的小书库中……小书库中南侧排放玻璃书柜七个，内存蔡氏捐献善本和新购荀斋藏书。北侧排放玻璃书柜八个，内存周叔弢先生捐赠的部分善本，及潘氏宝礼堂捐赠珍籍……”这是尽力为善本典籍提供好的典藏环境。而善本书库搬迁至白石桥新馆后，存藏环境又得到进一步完善，有了更科学的设备（比如能做到恒温恒湿、防虫防霉）和管理。此外，还有专门的科组负责文献的修复和保护，通过传统修复技艺和科学保护技术延长古籍寿命甚至焕发青春。

其次是利用好。这里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即书是有寿命的，曝光于不合适的环境，经人手翻检，都会加速其老化，也就是说阅览和保护原书在一定程度上相冲突。国图藏品入馆之后，通过编目，登记入册，建立目录供读者检索；之后拍摄成缩微胶卷，供到馆读者使用，减少原件提阅以保护原件。同时通过展览让这些珍本走出地库，出现在寻常百姓的眼前，让大家了解，共同保护古籍。国家图书馆还有计划地揭示，采取影印出版、高仿等多种复制手段，将书化身千百，既满足读者对古籍的需要，又尽量少动原书，延长其寿命。

以陈清华藏书为例，我们馆和上海图书馆、嘉德合作编纂了《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也编辑了《文津流觞》的专刊介绍荀斋藏书脉络与其中珍品的情况，近年来，国图古籍馆还在编写陈清华藏书记志，对其旧藏做更深入的研究和介绍。最近发布的《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中仅发布40册，其中2册是陈清华的旧藏。而百部经典、国学基本典籍丛书、蜀刻唐人文集的出版也多次使用荀斋旧藏。在“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展览上还复原《神策军碑》，之后几家出版机构出版《神策军碑》，方便了利用。

作为古籍工作者，古籍保护的从业人员，经历了这一次次的重要珍贵古籍海外收购，可以说是一生的荣耀。宋本《思溪藏》从国外回流、陈国琅古籍收购、2008年国家文物征集款又购回加拿大华人手中的一册《永乐大典》，还有2014年10月三件早期印刷品入藏国图，包括接回法国马克龙总统赠送习近平主席的《论语导读》。有时在整个过程不分昼夜，心情忐忑。但是党和政府的不遗余力、国家图书馆前辈们的前赴后继，我们的国图精神——不遗余力蒐藏以及保护古籍的职业信仰时时激励，为古籍续命、让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成为职业自豪。

近年撰写的几篇文章，题目都冠以“永远”，写冀淑英先生的“永远的女先生”，写丁瑜先生的“永远的怀念”，纪念傅增湘先生的“永远的藏园”……用科学和爱让古籍延寿，让古籍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故事在充满挑战、充斥诱惑的生活中通过我们的作为激活，这也是为千年古籍续命的古籍人的光荣与梦想、使命与担当。

让承载着中国人精神的古籍走向永远。